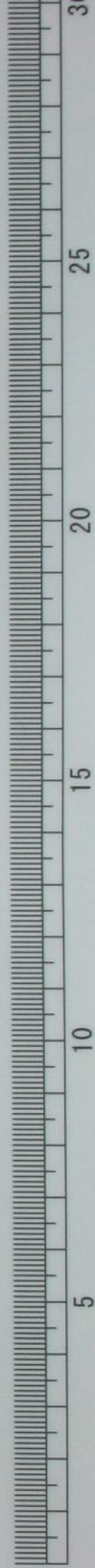




謝選拾遺

五

13
1017
5



13
1017
5

謝選拾遺卷之七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館氏寄贈
尊字集

賴襄子成選

柳州

封建論

正王之旗堂堂之陣如諸葛武侯始出祁山時韓文公恐甘受巾幘

發端至此數行起落頓折九轉而下筆力尤高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

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

篇中扼要三處同
語柳每每用此法
蓋自荀卿來

周八百年秦二世
而亡古來熟套柳

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

乃云周之喪久矣
又見其膽識

秦漢唐利害各以
一語斷之識力筆
力並高千古非此
安得與昌黎對壘

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
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
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
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
之雄圖都六合之上將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
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鋌謫戍之徒圜視而
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恐於下
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

以上專言天下叛
服之由以下設問
答言施化難易周
秦得失亦以一語

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
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
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
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
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
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役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
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

斷定至漢事尤詳
悉其實詳周秦得
失借漢事形之也
故至唐事數句說
通

言選抄遺 卷七
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
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
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
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
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
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
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
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
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

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
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
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
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
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
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
觀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
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
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

又一小段包括八
代作波瀾

借或者口中鈞出
聖王也三字趨勢
歸到非聖人之意
也主意文心尤巧
妙

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
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
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
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
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
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
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
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
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
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

議論風生快絕雄
絕

遮莫寒溪千萬折
到頭大海蹴天濤
此文篇法也
昌黎作柳碑文曰
踴厲風發又曰峻
傑廉悍議論證據
今古出入經史豈
謂此等文乎

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
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
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
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
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
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
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

審勢

老泉

二策是老蘇畢生心血所注其文亦覃思研精而成非淺人所能窺大抵本於賈生治安第一策而間以封建論局法審勢似封建論而奇峭不及焉審敵似治安第一章而雄變殆逼之

言選拔遺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此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

以上虛冒引起
何則二字管到後段不可救止者乘之矣句

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

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

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逐，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

以上強弱對舉兩
兩相形無甚輕重
以下方歸重於一
邊其實以上乃以
下之序引耳是與
封建論異處也

說周秦處方未
見波瀾至說本朝
處乃洶湧層出
可強之勢此可字

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尹天下而
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
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
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
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
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
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
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
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
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

生出後面許多議

審勢一篇分為兩
截以上論勢以下
論裁勢之術

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
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
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
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
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
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
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羗胡彊
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
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
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

看他變化章法不與周秦一樣處

然雖然借如況今數箇虛字幹旋全身有許大力量

忽插入齊事然後及本朝事出人意表

是若蘇每每拈出為談柄者

謝選拾遺

卷七

八

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

是可強之勢注脚故不脫勢字

三蘇學皆本申韓往往有此論然亦宋時救弊之策莫過於此也後來東坡在志林中論秦始皇扶蘇始說刑

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

謝選拾遺

卷七

八

法之不及乎恕乃
為正論

論選拔遺

卷七

九

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棄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

不脫秦字文有收
拾
此段因或者之問
遂收全篇大似封

建論

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

謝吳合貴

卷二

歸宿勢字

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老泉

余弱冠左右言誦老蘇二策以為一篇無優劣今歲四十有三矣再出讀之審敵篇法章法句法無一不出人意表優審勢不啻數十等也審勢篇篇法整然至審敵則神出奇沒不可端倪余用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盡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

刀斷亂絲法截為四大段中三段皆以雖然二字反振

三蘇立論皆於破題著力籠罩全篇大意而獨此二策虛冒引起蓋大篇之体宜然也

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

行者也列也

言選抄遺 卷七
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
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
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
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
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
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
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
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
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
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

以上論北胡非外
憂其志非小

每一改端皆以何
也二字反振
此二段全篇精神
所注踴躍震動筆
力雄變賈生以下
無敵手

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
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
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
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
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
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
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
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
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
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

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
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速謀古人有言曰為虺
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
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
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
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
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
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
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
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

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
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
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
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
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
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
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
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
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
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

廷論漢時勢過詳
如不甚關係當世
然石晉賂契丹其
後遂不可復其勢
猶漢封同姓出不
得已故借古以形
今也

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

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

激昂頓挫議論風生是等處何減賈生哉

言選抄遺 卷七 十四
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可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

直就鼂錯為結其實明自己勿賂之策非愚計絕奇

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

以上乃覆說其勢
以下方說要著下
手處

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

以犬喻契丹以弊
船喻宋以叫呼跳
跟以氣先若喻宋
與契丹之戰三喻
愈出愈奇妙妙皆
在於百忙中急插
入之故章法變化

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跟，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跟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

上段結以是龜錯所以為愚也末段結以嗚呼七國之勢也緊相呼應然此結最出人意外有高峯墜石勢

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無沮善

東坡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

起于雖妙或可能夫惟自棄一轉出人意表伏後面無數意思是不可及也

此段單說絕之則不用却添用之則不絕一句讀者不覺是坡文所以仙

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怨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

也

他人為之必用
之則不絕絕之則
不用兩意翻手通
尾坡公乃忽於此
出必得必不可得
兩意來與前兩意

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
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
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
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
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徃徃而是、而儒生貴族、世
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
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
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
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
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

錯綜如僚手弄丸
愈多愈妙與雜獎
篇有注無法處同

此轉尤敏撇開必
得必不可得兩意
而必不可得之意
則暗貫通徹尾

此轉尤不費力雖
本是兩段分截而
他人必不能陡然
如此

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
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
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
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
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
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
乎、天下有用之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
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
而令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
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

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

不可得之三字應中權在有意無意之間

三項最末獨佔出用之之過而已一句赴勢著照頭結語尤妙與決壅鑿篇結處同一慣家

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倡勇敢

東坡

明清諸家評此文者極口稱其奇變余見其嚴整勁鍊耳

天子將軍對舉儼頭微尾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蓬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

權在將與君應天子將軍收上生下

通篇皆收上生下

言選材遺

卷七

七

古之善正兵者一語五十三家然不出此致勇有術攻上生下

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砲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也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

簡勁切實處頗似二三篇文字

是之謂倡收二生下

倡美善乎私是主德故特提天子將軍應篇首一段自異而上不異以

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其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

謝選材遺

卷七

七

下數語通達事情而脩鍊句辭蘇文中亦不可多得者

層累私字盡情洗發亦透而鍊

謝選拔遺

卷七

七

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

推拓說出是斷

又提天子將軍是續

西師之休云云語意又拓開以下一語緊於一語掉尾勁拔之至想見子瞻筆凡上鏗然

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策斷上

東坡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法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

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

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

則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

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

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

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有一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

罷則權在我矣、

臣事策一

穎濱

三蘇時務論策並為後世所讀爛在
今視為陳腐然在當時開天地未有之體如子由委曲明密古今長技特視諸乃兄微覺振與太熟耳
是以舉皆數句所謂太熟可厭處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

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

前面一正一反似無輕重此側重重臣一邊天下安可云云用倒挽之筆佳絕且今云云頂此重說益見側重之意

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

說重臣處又急帶
說權臣借客形主
又必應前文雙關
處見篇法不踈脫

引證此一事乃有
生色

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
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
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
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
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
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
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
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
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
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

臨末別抽出一意
為結處導引然其
實自前面意中來
也

蘇家為議論每於
最尾引一故事為
證趨勢為結其傳
家訣也此文以而
字一轉以非字決

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
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
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
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
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
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
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
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
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
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

之筆力最奇敏
前面帶說權臣以
後數行結不見
權臣二字至結處
忽見之仍以重臣
句掉尾最妙

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
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
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策八

穎濱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
權者、天下之所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
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
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
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
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

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
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
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
以自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
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
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
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
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
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為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
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

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偏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

下之士、士之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翩翩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策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位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

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得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

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奸、臣聞人惟不為奸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以調天下之選人、

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入、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伯夷頌

昌黎

韓公一代作文滿家其有大益於世教吾竊以此篇為第一
層累而上直至夷齊乃見究竟項此文字取勢法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

看作轉摺開合處

再以今人形之無此一節不成文字可見養局法又可見反振法
結處十五字如秋霜烈日此一篇主意却置之散場後出人意外極正大之論極奇變之文

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王元之畫像贊

東坡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于將亡、使昏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

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蘓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贊、以附其家傳云、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頤、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謝選拾遺卷之七

族弟賴綱校

謝選拾遺跋

已書

此選凡五十有八篇故山陽翁所編也
頃書肆某等就信侯及余請上梓余乃
取本集校之字句間有小異同今多從
沈選讀本蓋翁嘗就沈選評點八家文
因採其係此編者并刻之以便讀者如
柳州送僧浩初序三戒廬陵畫舫齋記
死節傳周德威傳東坡策斷王元之畫

言選抄
像贊類濱棲賢堂記臣事策諸篇其欠
批評者皆沈選所無而公翦特所選入也
但如其編次頃贊序說議論碑記參錯
互見不拘以其體是公翦最所致意讀者
不可不察也公翦又書沈選曰沈與評點
自少至老更易數次而成今余隨讀隨
批不復覆閱必有冗複浮泛且雷同者
人者然其真率直據臆見未必無益於

初學耳今更揭之以告覽者其佗信侯
序中備論之不敢復贅

嘉永二年己酉秋九月識於平安僑居
雲香書屋

立齋賴綱



章

發行

書房

須原屋茂兵衛

同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芝神明前岡田屋嘉七

京御幸町御池南
菱
屋孫兵衛

大阪堂藥橋南二月
敦賀屋九兵衛

同 安堂寺町 敦賀屋彦 七

同 堀筋金田町 象牙屋治郎兵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967